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萬曆野獲編 第八卷

○內閣 【二相詩詞】嚴分宜自為史官，即引疾歸臥數年，讀書賦詩，其集名《鈐山堂稿》，詩皆清利，作錢、劉調，五言尤為長城，蓋李長沙流亞，特古樂府不逮之耳。夏貴溪亦能詩，然不甚當行，獨長於新聲，所著有《白鷗園詞稿》，豪邁俊爽，有辛幼安、劉改之風，其謀復河套，作《漁家傲》詞，亦其一也。二公故風流宰相，非伏獵弄璋之比，獨晚途狂謬取敗耳。夏之蘇夫人，亦工詩餘，更是作家。

【宰相讞獄之始】慮囚雖大事，然刑部大理寺乃專責也，朝審主以冢宰，熱審主以中官，已屬侵越。若宰相則不問決獄，自古已然，唯洪熙元年曾命內閣學士同公侯伯府部堂上官會審重囚，至成化初元而罷之，時李文達當國，其保相體多矣。又至嘉靖十五年冬，上特命少傅大學士李時、夏言同武定侯郭勛審刑部重囚，釋放應死者凡六十八人，時以為太縱，然此舉因改獻皇廟號及恭上章聖太后徽號，大需宇內，其時赦書中未行即有「刑部具題請敕大臣會法司審恤」之條矣，以故特遭賜赦行事，本系一時曠蕩之恩。比至竣事之後，三臣再請遍行天下，遵照京師一體審恤，上允其議，其事在閏十二月，弇州誤記作是年三月熱審，因以為不遵內臣之證，則失實甚矣。此後唯隆慶四年兼掌吏書部大學士高拱自以意請朝審主筆，蓋專為王金一案，借以陷徐華亭，既非故事，亦非上意屬之也。

【禁苑用輿】嘉靖間供奉內遷奉玄修者，宰臣嚴分宜以衰老得賜腰輿，至八十再賜肩輿，為古今曠絕之典。其同事而恩稍下者，則有夏文愍、翟文懿俱賜乘馬，二公因私用腰輿，上聞以為僭，心銜之，夏被禍，翟被逐，已胎於此矣。二公之恣不必言，但今西內宮址前尚豎二石碑，刊宮眷人等至此下馬，則當時御前婦寺輩皆非徒步矣。又貴璫輩承恩有賜內府騎馬者，最貴則云著於內府坐凳杌，其制如腰輿而差小，直昇至乾清宮，至今尚然。何以當國宰臣供奉離宮，又非朝寧比，反不得與婦寺埒也。

先時，與夏貴溪同直者，有武定侯郭勛等，亦賜乘馬，後則徐華亭、郭安陽、嚴常熟、李興化、董吳興、袁慈溪諸公，皆未聞有得腰輿者，何論肩輿，若成國朱氏兄弟、咸寧侯仇鸞、駙馬崔元、錦衣帥陸炳輩，皆右列纓弁，雖同在直廬，益不敢望矣。

【金書誥命】今制惟封王拜妃用金範於冊，及給功臣鐵券，則字用金填，至於告身，雖貴極上公，但墨書而已。今上初年，刑部尚書王之誥，以前任邊功進太子太保，封贈四代，乃賂主者得金書誥命，後為言官所糾，上命改正而有其罪。王為江陵兒女姻，然抗直不肯附麗，且時進逆耳，為世所重，疑其不應僭侈乃爾，後乃知亦有所本。世宗朝夏文愍言，以一品得誥遂創為金書，時夏貴寵冠廷臣，且司誥敕者皆其屬吏，唯所頤指，臺省亦不備其焰，莫敢救正，即此一事，其驕恣已甚。且幸上事玄修，無暇省覽。蓋膽大合之器小，且其撥奇禍也！

【命名被遇】宋米元章潔癖，擇婿久不得人，有士人名段拂去塵者，米大喜曰：「拂矣而又去塵，真吾婿也。」遂妻以女。段即高宗時諂附秦檜拜參知政事者。我朝世宗極重命名，如甲辰狀元以夢聞雷，即取秦鳴雷為首；至己酉年嚴分宜獨相，請加閣員，時會推數人，俱不當上意，適數日前言官建白有重治本事為起語，上頷之，遂點茶陵張文毅、餘姚呂文安二人，蓋張名治，呂名本也。呂時為祭酒，名最居末，忽承特簡，舉朝駭之，久乃知其故。茶陵拜逾年即卒，餘姚在相位十三年，以憂歸，至今上丁亥始終於家，蓋林下又二十七年。二公末路又不同如此。

姓被遇者，如弘治丙辰上拆進呈卷，得朱恭靖希周，因謂首揆徐文靖曰：「此人乃同國姓。」徐曰：「其名希周，周家卜年八百。」遂欽定為第一，蓋兼姓名得之。又今上癸未，得吾鄉朱少宰，乙未得金陵朱宮諭，俱以國姓掄大魁，聞亦出聖意特拔。其以名近似而落者，如以孫曰恭為孫暴，徐轄為害今，俱不得狀元。

【嚴相處王弇州】王弇州為曹郎，故與分宜父子善，然第因乃翁思質舒方總督蘇遼，姑示密以防其伎，而心甚薄之，每與嚴世蕃宴飲，輒出惡謔侮之，已不能堪。會王弟敬美繼登第，分宜呼諸孫切責，以不克負荷訶誚之，世蕃益恨望，日譖於父前。分宜遂欲以長史處之，賴徐華亭力救得免，弇州德之入骨。後分宜因唐荆川閱邊之疏譏切思質，再入鄢劍泉懋卿之贊決，遂置思質重辟。後嚴敗，弇州叩闕陳冤。時華亭當國，次揆新鄭已與之水火，正欲坐華亭以暴揚先帝過為市恩地，因昌言思質罪不可原，終賴徐主持，得復故官，而恤典毫不及沾。鄢與新鄭，俱思質辛丑同籍也。嚴、徐品行不待人言，而弇州每於紀述描畫兩公妍醜，無不極筆，雖於恩怨太分明，亦二公相業有以自取之。新鄭秉政，瑕瑜自不相掩，弇州第其功罪，未免有溢辭，且詞及簠簋，則未必盡然也。當華亭力救弇州時，有問公何必乃爾，則云此君他日必操史權，能以毛錐殺人，一曳裾不足錮才士，我是以收之。人咸服其知人。

世宗遺詔盡起諸廢臣，其老疾者許加銜致仕。華亭同邑馮南岡恩，以南臺直諫論大辟，緣乃子行可請代，得赦出編戍，家居三十餘年矣，年已衰甚，尚望徐念桑梓特大用之，竟以老例加大理寺丞致仕。其少子學憲時可恨之，每書徐相事，必苛索痛詆，略似弇州之報嚴。

【計陷】夏桂州主復河套，欲為書生封公侯計，至作《漁家傲》曲，遍令人屬和，以為功在漏刻，至世宗入仇、嚴之譖始驚怖自辨，諉出套之罪於會銑，上終不聽，以至西市之僂。此何異蔡元長主復燕雲，及送其子攸北征詩云：「百年信誓須堅守，六月王師盍少休？」又云：「身非帷幄若為籌」，蓋諉伐遼之罪於蔡攸，比金人入犯，京終不免潭州竄死。初同一任事，後同一卸責，然蔡預策北征之必敗，而夏不能料套功之無成，其識見相去遠矣。當夏未下獄時，適陝西澄城縣有移山之變，事在嘉靖二十六年七月廿一日，直至十二月廿八日始入奏，時上方修長生祈福，而元旦得實封，且正值會銑出塞失利之期，上震懼且大怒，而嚴介溪授真人陶仲文密計，令譖夏於上，謂山崩應在聖躬，可知周太史答楚昭王故事，移於將相，又私語大璫漢世災異賜三公死以應天變，又密疏引翟方進事，而夏遂不免矣。上元旦即下聖諭，謂氣數固莫逃，亦不可坐視者是也。夏死後十四年為壬戌歲，嚴敗亦由術士藍道行扶乩，傳仙語稱嵩奸而陷忠，上玄不誅而待上誅，時皆云徐華亭實使之。蓋夏、嚴受禍，皆出讎口，而扶乩更巧於占驗矣。當其同在事時，嚴之事貴溪，如子之奉嚴君，唯諾趨承，無復僚友之體，夏故淺人，遂視之如奴客。嚴雖深險，然為華亭所籠絡，移鄉貫，結婚姻，時時預其密謀，因以心膂相寄。不虞兩公各懷腹劍，陽托丙魏房杜之同心，陰學勾踐沼吳之故智，可畏哉。嚴之殺夏，陰佑之者陸炳、崔元也。嚴即逐後，乃子世蕃再以逃軍被重劾，時華意尚猶豫，而同里人楊豫孫、范惟丕進謀，不如殺之以絕禍本，徐始憬然悟，而棄市之旨下矣。陸、崔武人不足道，華亭所善兩公，俱名士大夫，惜哉。華亭謝事，高中元亦欲殺之，然而仇隄久著，且舉動明白，不設陰謀，如曹操議除楊彪，尚有英雄氣。

【宰相贖貨】士大夫贖貨無厭者，固云齷齪下流，然為子孫計，或是一理。古來宰相如秦會之者，其子秦熿固其婦翁王仲山之孫，而故相王珪之會孫也，於秦氏何預，乃積鏹俸帝室，至死後四方珍異猶集其門，且欲以熿嗣為宰相，抑何愚耶？世廟末年，嚴分宜縱其子世蕃受賂，以致於敗。初聞故老云，世蕃亦非介溪子，余未深信；及閱趙浚谷中丞為吏部郎中王與齡行狀，直云世蕃為螟蛉子，則分宜固無後也。名穢家滅，為千古笑端，是誠何心。當見大璫用事者，其貪墨或十倍於縉紳，而江南富僧蓄貲巨萬，瓶鉢之餘，至儕程卓，此輩肝腸，定與人殊，何足深尤，但士人效之，則汚齒頰差史冊耳。

正、嘉以來宰相無子者數人，如李西涯之清苦無復可議，曹健齊元之穢裂不足掛齒，若楊濬庵之急於賄人，夏桂溪之侈於奉養，袁元峰之溺於女嬖，雖交際稍通融，尚是高明之過。最後高中元平日以素絲自豪，即彈章滿公車，未有訾及其守者，唯弇州以簠簋議之，說者謂出於對筆。直至近日嗣子輩爭產，始知其家之厚，人之難知如此。

【權臣籍沒怪事】元載胡椒八百斛，蔡京蜂兒三十七秤，王黼黃雀鮓堆至三楹，童貫劑成理中丸千斤，賈似道果子庫內只糖霜亦數百甕，此猶云食物也；嘉靖間籍沒嚴分宜，則碧玉白玉圍棋數百副，金銀象棋亦數百副，若對局用之，最為滯重不堪，藏之則

又無謂，真是長物。然收藏法書名畫最多，至以《清明上河圖》特起大獄，而終不得，則貪殘中又帶雅趣，較之領軍鞋一屋，似差勝之。

聞籍分宜時，有褻器乃白金美人，以其陰承溺，尤屬可笑。蒞事者謂非雅物，難以進上，因鎔成鐵以充數。

【籍沒古玩】嚴氏被籍時，其他玩好不經見，唯書畫之屬入內府者，穆廟初年出以充武官歲祿，每卷軸作價不盈數緡，即唐宋名跡亦然，於是成國朱氏兄弟以善價得之，而長君希忠尤多，上有「寶善堂」印記者是也。後朱病亟，漸以餉江陵相，因得進封定襄王。未幾張敗，又遭籍沒入官，不數年為掌庫臣官盜出售之，一時好事者，如韓敬堂太史、項太學墨林輩爭購之，所蓄皆精絕。其時值尚廉，迨至今日，不啻什伯之矣。其曾入嚴氏者有袁州府經歷司半印，入張氏者有荊州府經歷司半印，蓋當時用以籍掛號者，今卷軸中有兩府半印並鈐於首幅，蓋二十年間，再受填宮之罰，終於流落人間，每從豪家展玩，輒為低徊掩卷焉。但此後點者，偽作半印以欺耳目之徒，皆出蘇人與徽人伎倆，贗跡百出，又不可問矣。

自江陵與馮保籍沒後，上用法益嚴，凡有犯者不貸。後來如富民徐性善之屬，既以法見籍，而司禮掌印大璫張誠得罪，並其司房錦衣南鎮撫司僉書霍文炳者，亦俱沒入，霍用事久，其橐不貲。又如故太監客用之屬，亦從此例。群小因妄測上有意實左藏，至奸徒王錦囊、王守仁輩，密告先世曾寄重寶於楚府，且及故大司司空延安楊晴川兆，楊先被籍，而差官同守仁往勘楚府者，還奏所列無一實狀，守仁即下獄論斬，於是凶黨震懼，天下益服上英斷云。

霍文炳之被籍，有空房為江右一詞臣賃居，其下有伏藏數萬金，或云詞臣發之，掩為己有。巡城御史況上進露章於朝，詞臣削籍去，其事之有無不可知。然此公理學名臣，官至坊局，時望甚重，是年丁酉已定南京主考，忽被污見斥，其程策無所用之，遂以畀相相二人，因有應天、河南二錄雷同之事。阿堵作祟，宛轉蔓延一至於此，奇哉！

【籍沒二相之害】籍沒罪人資產，在前朝不能盡紀，如世廟末年之籍嚴分宜，時世蕃聞重劾，先往戍所，而其子紹庭為緹帥，馳急足歸報乃祖，預匿諸珍寶於所親厚。及欽遣使者至，所籍不及額之半，於是株累其姻友，以至無辜，俱嚴刑賠補。如鄢懋卿、萬策輩受其卵翼，為之角距以取富貴，固不足惜，而江右小民，瘡痍數十年猶未復，亦可哀矣。今上癸未甲申間，籍故相張江陵，其貽害楚中亦如之。江陵長子敬修為禮部郎中者，不勝拷掠，自經死，其婦女自趙太夫人而下，始出宅門時，監搜者至揣及褻衣臍腹以下，如金人靖康間搜宮掖事，其嬰稚皆局斃之，悉見啖於飢犬，太慘毒矣。其後追捕王少宰曾司空，所寄頓終不及數，上亦用大臣言，留田千畝以贍太夫人。先是馮保籍後，亦已留衣二箱、銀千兩，僅降南京奉御去矣，廢遼庶人憲嫺之太妃，遂借端歸罪故相，求復國，賴上聖明不聽。然遼故宮已先被上賜加拓為故相第宅，太妃因得以有辭，夫此污瀆不祥之地，江陵公何所見而優然居之？當時亦何以不撤毀而歸之上相，真事理之難解者。迨江陵籍沒後，此第又入官為衙署矣。

分宜同時有義子趙文華，贅於吾郡，因征倭事，與胡宗憲同追所侵軍餉，趙已先死，其子系治二十餘年，不滿數，至累其婿屠御史叔方者，時尚為孝廉，賠至三萬金，郡中又僉派富戶包認折其第，第一椽亦勒價三兩，鄉人受毒不可言。其後今上丁酉，籍沒大璫張誠、司房霍文炳，致累鄒泗山德溥官論削籍追贓，又不足言矣。

【嚴東樓】嚴分宜敗後，乃子世蕃從粵東之雷州戍所私歸，偕其密友羅小華龍文遊樂於家園，廣募壯士以衛金穴，物情甚駭；其舍人子更多不法，民不能堪，訴之有司，不敢逮治。袁州推官鄭諫臣者，稍為申理，輒羅其詬置，且有入奏之語，鄭乃與上巡江御史林潤謀，直以聞之朝，謂世蕃招集勁勇圖不軌，且與龍文日夜詛上。時世宗方在齋宮祈長年，見疏大怒，直批就著林潤拿來京。疏下時，林已自差歸署，而先大父為儀郎，同鄉孫簡肅植在南臺掌憲，素相知，偶謁之，乃密告曰：「昨三更，林御史警門而入，出劾世蕃疏相示，即統兵星馳入江右矣，南中尚未有知者。」而蕃子紹庭尚在錦衣，已先調得報之，即偕龍文南返戍所，甫至雷州，林追兵躡至就縛，龍文至梧州得之。至都，用叛臣法與龍文俱死西市，林以告逆功，升光祿少卿，尋以都御史撫江南，未幾病，見世蕃為崇，如田蚡叩頭狀，竟卒。按，此獄實出華亭相公意，世蕃不能為厲於平津，而但求償於發難之臺臣，蓋徐之福祚時正未艾也。

初，徐華亭為有分宜所猜防，乃以長君太常璫次女字世蕃所愛幼子，分宜大喜，坦然不復疑。及世蕃逮至將就法，則此女及笄矣，太常晨謁乃翁，色怒不言，偵知其意，遂齎其女以報，華亭輒然領之，不浹日而世蕃赴市矣。世蕃肥白如瓠，但短而無項，善相者云是豬形，法當受屠。

羅小華故徽州人，有才慧，因為世蕃人幕客，入制敕房為中書，凡通賄皆屬其道地，因致富，後亦同嚴籍沒。其子名六一者，林劾其通倭，詔下捕之，因逃去，後赦還，尚不敢名龍文子，改姓名為王延年，從楚中吳明卿先生學詩，侍游吳越間，以鬻骨董自給，有父風。

【居官居鄉不同】嚴分宜作相，受世大詬，而為德於鄉甚厚，其夫人歐陽氏尤好施予，至今袁人猶誦說之。焦泌陽在武宗朝，黨附逆瑾，與張西麓綵同科，流賊劉六、劉七過其鄉，索焦不得，至縛槁為人跪而斬之，云為天下誅此賊，其見惡如此。乃近日中州舉人鄉賢，王岵雲方伯為文祭之，蓋以泌陽邑人至今猶思之也。可見居官居鄉，自是兩截事。又如江西臨江人朱璉，為御史時，媚張江陵為人幕第一客，聞其在家卻忠厚安靜，鄒南皋先生亦與相善，此張兩若汝霖兵部為予言者，張曾令其地，知之甚詳。朱為江陵辛未門生，即留寧情時，言老師不聽王上挽留，徇私負國，門生便入疏參老師矣，即其人是也。又同時邢子願頗侍御，居鄉居官，並有令譽，為其同年一御史所引與江陵及王彝陵相善，遂廢不起，此又當別論，非前諸公等倫也。

【遠婚】近代遠結姻者，如嘉靖間松江徐文貞之結陸、劉二總帥，皆楚人。今上初年，西粵光祿卿蔣遵箴之婿於安肅鄭大司馬，皆有所為，世人多知之。近年吾鄉陸工部基恕與江西安福劉青君孟銑聯姻，想去三千里，劉為畏所臺侍御之子，陸為莊簡太宰之子，俱用任子相歡，稱氣誼交，然往還殊不便也。因憶李文達公賢，以中州而納休寧程篁墩為婿，已屬可異，而傳紀中又紀文達一婿為衍聖公孔弘緒，李公何以好遠遣女乃爾。羅彝正糾李奪情，是本朝有數文字，然並不摭拾他語，具見正直人未有不忠厚者，使在今日，即婿程、孔二女事，不知如何描寫矣。其後衍聖公孔弘緒，終以淫虐殺人奪爵。

正德中大學士曹元，京師人也，其婦翁周文端瑄，則山西陽曲人。

【嫉諂】宰相以功名著者，自嘉靖末年至今上初年，無過華亭、江陵二公。徐文貞素稱姚江弟子，極喜良知之學，一時附麗之者，競依壇坫，旁暢其說，因借以把持郡邑，需索金錢，海內為之側目。張文忠為徐受業弟子，極恨其事，而誹議之，比及當國，遂欲盡滅講學諸賢，不無矯枉之過。乃其喜佞，則又十倍於華亭，諛之者伊周不足，重以舜禹，至身後有勸進之疑，亦自貽伊戚也。王太倉以忤張起田間，望重天下，力挽頹波，如甲戌分考門生陶蘭亭比部賀文，其詞稍溢美，其制稍華侈，遂至面叱遣還，陶後屢躓不振，太倉略不授手，獨喜癸酉鄉試門生李修吾中丞，謂其抗直不阿，海內稱為第一流，究竟晚年密揭一事，為中丞所賣，似亦未深知李底裡也。辛丑以後，礦稅肆虐，而江淮為最，李時正撫江北，巧制稅監陳增，致陳守訓等於死，其功亦不細，蓋學力多得之裨闔云。

【呂光】呂光者浙之崇德人，別號水山，又名呂需，少嘗殺人，亡命河套，因備知扼塞險要，遇赦得解，走京師，以其復套策干曾石塘制臺。曾以聞之夏貴溪，夏大喜，因議舉兵出蒐如呂謀，分宜以挑釁起禍，聞之世宗，兩公俱死西市。晚年游徐華亭門，為人幕客，徐為高新鄭所恨，授旨吳之兵使蔡國熙，至戍其長子，氓其兩次子，籍其田六萬。呂詐為徐之奴，持徐乞哀書，伏哭高公庭下，如申包胥故事，高為心動，至高夫人亦感泣勸解。高入閣調旨，謂所擬太重，令地方官改齋讞其獄。未結而高去位，徐事盡化烏有矣。駟僮至此，可怖哉！呂後游鞏下，以貴得官，年已七十餘。予幼時亦曾識面，真傾危之尤也。

【直廬】撰文諸臣，初不過一二宰輔，既而郭勛、崔元以勳爵入，陸炳、朱希孝以緹帥入，李春芳、董份等以學士入，人數既增，直房有限，得在列者方有登仙之羨，不復覺其湫隘。且房俱東西向，受日良苦，唯嚴分宜最後得另建南面一所，甚寬潔，且命賜白金範為飲食器，及他食物甚備，分宜處之凡十餘年。分宜逐，即以居徐華亭，徐徙居其內亦五年。嚴之晚節，以屢出直見疏，

徐懲其敗，每遇上命到閣理事，或賜沐至家，輒云：「在外反不樂，且戀念聖躬起居，不忍暫捨而出，上以是益憐愛之。」高新鄭最後入直，具辨胡給事疏中，云：「所居凡四層十六楹最敞，則亦分宜公直房之亞矣。」

【宰相世賞金吾】錦衣為右列雄俊第一，然必以賞功世及，非文帥元樞，未有及輔臣者，以故正德中李長沙等四公，俱力辭平流賊之賞，梁南海之子次攄自以納級錦衣舍人，冒功僅得百戶。嘉靖中葉，嚴分宜尚以孫效忠冒嶺南功拜千戶，尋劾罷。蓋此官不輕畀如此。唯世宗初紹，論羽翌功，輔臣楊新都廷和、蔣全州冕、毛東萊紀俱得世襲指揮使及同知等官，然終謙讓未拜，既而翟諸城鑾以行邊功特拜千戶，即授官其子矣。夏貴溪薄錦衣不屑就，思開五等，致有河套之役，以及於敗；嚴分宜懲其事，但用擒虜功，以其孫鵠受正千戶，且即於南鎮撫司管事，則現任輔臣子孫所未有也；徐華亭緣此亦得世錦衣不復辭；而穆宗朝高新鄭、張江陵亦以軍功得千戶。至今上初年，張江陵之子簡修遂進指揮理南司，如嚴氏故事，未幾削奪，亦與分宜同。今閣臣世蔭錦衣者，唯楊新都之孫宗吾，翟諸城之子汝敬，徐華亭之曾孫有慶，俱承襲用事，他未見盡拜官也。

【大臣用禁卒】古來宰相擅權畏禍者，自李林甫以金吾卒搜捕街曲為異，至憲宗朝，宰相武元衡被刺死，裴度繼相，復用騎士呵衛，南宋則秦檜為施全所刺，亦加禁軍扈從。本朝既無宰相，亦少擅權大臣，唯弘治初年，馬端肅文升為兵部尚書，承憲宗末年武弁冒濫之後，斥去軍營將校三十餘人，於是怨家引弓射入其門，又為飛書摭其過惡，射之東安門內，上乃給賜文升錦衣騎士十二人為之衛。世宗新即位，楊文忠廷和為首揆，汰去諸衛及內監冗員至十四萬人，因有挾刀伺之入朝輿傍者，事聞，詔以京營卒百人護廷和出入。蓋不特權奸專恣，為時憤嫉，即鼎革之時，如馬、楊二公俱一代名臣，稍裁佞幸，遂幾不免矢刃，蓋任事之難如此。若天順間，兵部尚書陳汝言代於肅愍，專橫貪肆，亦為仇家所伺，命給卒衛之，後竟以賄誅，此林甫之徒耳。

夏言亦用禁卒出入西內，則以贊上事玄也。

【兩給事攻時相】新鄭直慮想是嚴常熟故居，蓋是時嚴甫去位，而高正自春卿入閣矣。時高無子，乃移家於西安門外，晝日出御女，抵暮始返直舍，時上已抱疾漸深，不復日修齋醮，高因得暇以遂其私，且度上必不能起，稍徙廬中器物出外，此則不獨一人也。會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者劾高，專引此二事力攻之，時皆謂華亭實與聞，禍且叵測。高聞駭懼，而上迫彌留，不克有所可否；比上崩，當下遺詔，徐又獨與門人張居正屬草，不以商之同列，高自以新帝藩藩肺腑臣，益恨之切骨不可解矣。應嘉後以他事外謫，量移至參議，聞新鄭召還閣兼掌吏部，驚悸而卒，或云其膽已破裂矣。高再相又三年，而穆宗不豫，戶科給事曹大野疏論高大不忠十事，其首曰上服藥既久，中外憂惶，而拱方與刑部侍郎曹金結婚，與樂大宴，其次曰東宮出閣講讀，敢圖便安，以二八日方入叩頭，果於慢上，無人臣禮。二事亦罪在不貸，次揆張江陵所授也。時上已憤甚，僅批妄言調外任，拱辨雖留，而無褒詞。未幾上賓天，今上甫即位，高逐位，大野驟進清華，不數十年，以中丞撫江右矣。同一言官，同一受嫉，又同攻一人，同在兩朝末命時，而幸不幸如此。

【邵芳】邵芳者，號樗朽，丹陽人也，穆宗之三年，華亭、新鄭俱在告家居，時廢棄諸公商之邵，欲起官，各釀金合數萬，使覓主者。邵先以策干華亭，不用，乃走新鄭，謁高公，初猶難之，既見，置之坐隅，語稍洽，高大悅，引為上賓，稱同志，邵遂與謀復相。走京師，以所聚金悉市諸瑰異以博諸大璫歡，久之乃云：「此高公所遺物也；高公貧，不任治此奇寶，吾為天下計，盡出囊裝代此公為壽。」時大璫陳洪，故高所厚也，因賂司禮之掌印者，起新鄭於家，且兼掌吏部，諸廢棄者以次登啟事，而陳洪者亦用邵謀代掌司禮印矣。時次相江陵稔其事，痛惡之，及其當國，授意江南撫臺張嶠峯佳胤誘致獄而支解之。時張並欲殄其嗣，邵有婿沈湛源名應奎者，文士而多力，從其家重圍中挾邵二少子於兩膊，逾垣以出，而守者不覺也。沈亦奇士，今以乙榜為國博，與余善。

初，邵在耿司徒楚侗坐中，聞有客至，避之軟屏後潛窺之，既出，問耿曰：「來客為誰？」耿曰：「此江陵張太史也。」邵長歡曰：「此人當為宰相，權震天下，此時余當死其手。」後果如所言。又金壇於中甫比部為余言，邵於書室另設一小屋，榜曰：「此議機密處，來者不到擅入。」此等舉動安得不敗。邵與呂光同時而先死，呂數年前尚無恙，弇州紀耿楚侗座客事。屬之何心隱，蓋記憶偶誤，然心隱亦江陵所深嫉，因示意楚撫王之垣、按臣郭思極置之法。心隱每大言欲去江陵不難，其徒皆信之，以此媒禍，後聞見收，逃至婺源縣，而郭御史之捕卒追討縛之。後御史趙崇善訟心隱冤，欲反坐撫按罪，上以心隱罪自當誅，不聽趙疏云。何與江陵本講學舊友，雖屬訛傳，然非邂逅相識可知矣。

江陵最憎講學，言之切齒，即華亭其所嚴事，獨至聚講，即佛然見色，豈肯與一狂妄布衣譚道。時楚人李幼滋為工部尚書，正江陵入幕密客，素以講學為心隱所輕，故借江陵之怒以中之。又耿楚侗亦厚心隱，曾勸王中丞貸其死，而王不從，其後李卓吾尤喜稱之，故得罪四明，受禍亦略同。

【新鄭論事矛盾】新鄭掌銓，適當法司會審重犯，意欲平反王金之獄，以陷故相徐華亭，乃自請云：「臣以首揆行塚宰之事，宜往讞。」因極論王金一案為非，云議事者假先帝為辭，謂金等進燥藥、丹藥致大行誤服，又用麝香、附子熱藥及百花酒吃飲，丹田發熱，遂損聖體，如此誣罔先帝，為天地古今大變，亟宜昭雪。其言甚辨，得旨再問，而王金竟得末減矣。新鄭之意，雖主於修舊怨，然初擬弒逆，則華亭當國，亦果未詳確，使高得借以為詞，賴穆宗寬仁不深究。及穆宗升遐，江陵為次揆，用馮保掌司禮印，新鄭形勢已危，乃具疏草令所厚門人都給事程文、宋之韓等公劾馮保，其第一款即云：「保私進邪燥之藥以損聖體，先帝遂至彌留」，又引弘治十八年太監張璠誤進藥餌致損孝皇、張璠問斬為據。疏上留中，而高逐矣。夫誤藥一也，在世廟則確證以為無，在先帝則確證以為有，且二疏俱刊集中，明著俱出其手，又何也？蓋一報仇，一去逼，故出言矛盾而不自覺，遂為有識者所窺。

高公主筆審決，在隆慶四年九月，至次年則又托詞歸其事於吏部尚書兵部楊襄敏博矣，蓋讞決中已無所關心也。

【華亭故相被劾】隆慶間，高新鄭再起，以首揆領銓，修怨華亭故相。時海忠介撫江南，以剪抑豪強為己任，而前蘇州知府蔡國熙，故有才名，以講學受知於華亭，稱弟子，至是人新鄭幕，願治徐事自效。遂起為蘇松兵備，大開告訐，徐三子俱論戍為氓；同鄉通家子莫廷韓雲卿、致仕同知袁復善福徵各以居間自任，齎得數百金，莫以明經優選，袁即家補官出。而今上登極，高逐去，徐事立解矣，莫、袁俱負俊稱，知名當世，此舉頗不為鄉評所與。莫終諸生，袁後為唐府長史，坐事褫職間徒歸家，老壽健飲啖，暮年遊金陵，時馮具區為祭酒，馮少時故與袁諸子同社相善，至是有所關說，馮不能盡從，因構飛語中之，歐陽比部白簡即其筆也。蓋才高性伎，至老猶然，居鄉與陸文定亦齟齬，陸終不較。然其警敏實一世少敵，為詩多奇俊語，又頃刻數百言，譚笑風流，後來未見其比。王弇州其同年進士也，亦口刺而心服之。

【攻保公疏】隆慶末年，華亭為御史齊康所攻，實受新鄭旨也。當時人心向徐，因發兩人交構謀逐首揆狀，至大小九卿給事御史有公疏有私疏，合力攻高以保徐。至戶部則葛端肅為尚書，獨不肯上，而侍郎劉自強為白頭疏上之，高去而徐得留矣。至隆慶六年，先帝已不豫，而給事曹大野攻新鄭，則受張江陵旨也，於是六科十三道各有公私本，大小九卿則各具公疏，劾大野誣陷元輔而暗攻江陵，大野謫去，江陵大懼，遂以中旨逐高，而江陵當國矣。一高新鄭也，攻之保之，俱非定論，特皆為勢所怵，而高性粗疏，前攻後保皆不得安其位。至其後也，丁丑江陵之奪情，庚辰江陵之乞身，無人不保，舉朝如狂，又詔穢令人嘔噁矣。

【保留宰相】保留宰相，事不經見，唯隆慶初留徐華亭者最多，然以與高新鄭者爭構有左右袒也。萬曆丁丑，至江陵奪情保留，則怪矣，然猶曰吳、趙、沈、艾等攻之使去位也。庚辰年，江陵已病，其求歸甚懇，主上亦為心動矣，時大婚已三年，慈聖亦久歸政回宮，聖齡將弱冠，正太阿在握之時，使其得請，可謂君臣終始，兩無負矣，而大小九卿則吏部尚書王國光等、太常卿陰武鄉等，各公疏留之，言路則吏科都給事中秦耀等、山西道御史帥祥等，亦合衙門保留，何也？逾年後病不起，身後旋受大戮，亦豈非諸公再誤之使上有驂乘之萌乎？此風久革，已三十餘年，至癸丑南宮試福清獨相，上命主會試，福清初無意辭，有大理丞前御史朱密所吾弼特疏勸駕，語微涉譏，見者駭愕，然以時相方為物情所歸，無敢糾之者。御史彭天承宗孟露章彈之，其朱語云：「輔臣遵旨自恪，邪臣獻媚堪羞。」云云。疏雖留中，而朱內愧閉門，旋奉差去，次年福清說謝政。朱歷南北兩臺，所至有聲績，此疏未

必有他腸，而舉事稍出格，遂不為識者所諒。朱奉差以冊封藩府行，自來慶典無有法官者，朱此差實為創見。蓋朱注籍既久，無顏入班行，政府借此差曲全其體面耳。

【大臣被論】隆慶初元，兩京科道以及大小九卿為徐華亭以攻新鄭高中玄少保，凡二十八疏而高去，究竟不能沒高之雄才。今上乙未，科道為孫富平以攻秀水沈繼山司馬，亦不下二十疏而沈去，究竟不能掩沈之勁節。近日丁未戊申間，言官復為李准撫以攻李九我閣學，並及故相王荊石少傅，各不下數十疏，王終不應召，李遂杜門六年而後行，究竟不能污王李之清操。蓋一時同聲附和，正如飄風疾雨，久之天日自然清明，物論之定，固不待蓋棺也。

言事者須得實方動上聽，如丁未戊申間，李九我之為宗伯，次揆趙南渚世卿農，真是兩袖清風，而言者至以簠簋巖之。主上素重二人冰檠，簡注最久，見此等疏直一笑置之耳，安能轉移聖意哉。如焦弱侯太史，不過一木強老書生，丁酉年被劾，時給事楚人曹大成者，至日為莽、操、懿、溫，徒取有識掩口，更誰信之。又彈李晉江諸疏，往往指其學問之僻，執持之拗，全是王介甫。嗟乎，介甫亦何可輕許人哉。

【絲綸簿】向傳閣中有絲綸簿，為擬旨底本，無論天語大小，皆錄之以備他日照驗。聞上初年，為馮楫共江陵相匿之，以滅其欺妄之跡，或云正德初年，已被劉瑾、張采藏去久矣。甲申年，御史譚南希思耳剽其說，遂疏請查簿下落，以還舊規，閣中疏辨，謂從無此簿，亦初不聞其說。上詰談此語所從來，令即回話，談亦只以傳聞臆對，因重貶去。簿之有無，總不可知，然代言視草尚須存稿，豈有聖斷處分寄草創於近弼而條擬本案不留一字，他日誰為將順，誰為規正，又何從辨之？況六科俱有抄旨底案，則閣中雖無故事，特設此一簿亦宜。

按，王文恪公《震澤長語》云：向見陸廉伯云絲綸簿為廬陵楊文貞公所匿，後文恪進內閣，則底稿俱在，但不名絲綸簿耳。此語既傳，嘉靖初言官祖其說，謂楊文貞謀奪情，以此簿奉王振，甚者謂文淵閣印亦為司禮所奪。詔問簿與印所在，令言者自來追還之，言者伏罪乃已。然則所謂絲綸簿者，亦傳聞之說，未必有此名也。至謂為馮璫、張相所匿，抑又夢中說夢矣。又《天順日錄》云：徐武功有貞奪門，英宗復辟，徐究出絲綸簿歸內閣。此雖李文達之言，然無所據，文達、文恪，俱官揆地，而言之不同如此。

【宰相時政記】宋世宰相俱有時政記，以記一時君臣可否商榷之語，以至軍國興革、人材進退亦及之，可備記注之缺，如王安石之實錄授之蔡卞者，至再撰國史，盡竄執筆舊臣，亦其遺害也。若李綱有靖康及建炎時政記，雖兩當國柄，為日無多，所言甚備，如姚平仲劫金人寨一事，世皆罪綱主謀，今記中載欽宗手札往復甚明，然則忠定受冤，非此書莫能明也，蓋得失相半焉。本朝無時政記，唯楊文貞士奇有《三朝聖諭錄》，李文達賢有《天順日錄》，李文正東陽有《燕對錄》，李文康時有《召對錄》，俱記柄政時諸事，而不如宋人之詳者。若彭文憲筆記，則又寥寥無足采，此外罕見宰相作此書矣。近日張文忠居正亦有奏對稿，但俱手疏及上批答耳，亦間及一二詳對，俱非關大肯綮者，蓋此公假借於中涓，或要挾於禁掖，不可見之楮墨者居多，遂並造膝嘉謨，盡付烏有，可歎也。惟徐文貞陪有《論對錄》抄本，幼即慕之，頃始得從陳眉公借讀，其卷帙幾十倍西楊、二李，無論朝野大計，即醫藥齊醮及宮闈御幸，無所不獻替，不旬日復取去，不及手錄，今徐氏子孫秘不出矣。聞張文忠孚敬亦有書記對揚諸大政者，以付其子遜業，今永嘉子孫微弱，恐遂湮沒矣。

今永嘉公亦有《論對錄》數葉行世，但記救張延齡一事耳。

【新鄭富平身後】新鄭高少師、富平孫太宰，初俱以重名大用，後皆以太剛去位，未幾，俱歿於里第，俱無嗣。孫為臺臣時，與徐華亭莫逆，疏詆新鄭最醜。二公道不相謀，相去亦三十餘年，及其在事，擁戴之者俱眾，然皆負素絲之名，即甚憎者無能以墨議之。近年高繼子務觀、務實等爭產，各交章訟言遺誓百萬，分析不均，奉旨彼中撫按會勘。頃富平身後群從爭繼，亦互訐於秦中諸當事，謂太宰積鏹若干，寶貨若干，彼此構訟不結。時西安推官程策為之讞決處分，於爰書中備列其數，孫初下世，桃李正繁，恨程不為稍諱，遂以白簡謫程去。兩公立朝錚錚，即微有可議，何至溺情阿堵，使有三尺之孤，必不決裂至此。古人以無後為酷罰，信哉。

【陳飛】萬曆初，蒲坂張鳳磐相公家有一僕陳姓，善走，一日能八百里，蓋躍捷天賦，非有他術，因名之曰陳飛。相公子名泰徵者，庚辰南宮登第，遣飛歸報，先馳馬者一日夜，已至河中府，則全錄且在手矣。飛之子亦能行，一日止五百里，後為盜，受健吏酷罰，兩足遂攣，然猶三百里也，此外久不聞。近日吳中有一顧姓者，初應募在戎籍，後得異人傳授，云一日夜可千里，准撫李中丞三才喜之，至與分庭抗禮，近已不能行，聞為忌者奪其囊中一小鐵船去，蓋即其師所授也。奪者又不得其秘咒，如板橋三娘子木人，亦無所用之，顧姓者余亦相稔，近已改業，講內外丹矣。

【顧文康陸少白】顧文康未齋鼎臣，為封公晚年婢出孽子，父母不禮之，苦貧，讀書古寺中，暇則與群兒無賴者盜鄰家狗烹之，薪盡則析木偶羅漢供爨，至糜爛，與諸雛共啖，人諺責之不顧也。近時陸少白起龍大行，初年攻苦僧舍，亦偷狗作饌，亦輟伽藍代炊，曾有詩云：「夜半犬羹猶未熟，伽藍再取一尊來。」顧崑山人，陸太倉人，產吳中同，負才名同，性俊爽同，特一宰相，一下僚，異耳。陸有膂力，倔強使氣，嘗與同里吳侍御慎庵之彥有違言，鑄一鐵簡置懷袖，上刻「此簡專打吳之彥」，吳畏之，匿跡鄉居不敢出。吳為王弇州從甥，偶問曰：「少白乃欲死我，甥有何罪？」王笑曰：「子誠無罪，但諺所云『惡人自有惡人磨』，則二君是也。」吳乾笑無以答。

【諛墓】從來志狀之屬，盡出其家子孫所創草稿，立言者隨而潤色之，不免過情之譽。如考亭之狀張濬，尚不免此，何論其他。然如二十年前云問徐文貞傳，出其同里馮元敏時可筆，中間刺譏非一，至於營建萬壽宮一事，謂文貞創謀，以奪分宜之寵，又薦其長子璠兼工部主事督工，躡升太常寺少卿。此傳盛行人間，後有語璠以不當刊送者，遂止不行，因與馮成質首之仇。此後馮仕途屢躓，輒歸咎徐氏下石，至今相詬未已也。元敏乃翁廷尉南岡恩之不召，文貞不得辭其責；而元敏作傳，未免借筆舌報怨，聞又其家所乞，乃任情抑揚，亦隘矣。然馮元敏刻集中所載文貞傳，則推獎過情，無一貶辭，蓋改本矣。

近日見文貞《論對錄》，凡千餘言，俱世廟手敕及所答密疏，中間商及齋醮及服食穢褻，俱未免迎合，即建儲大典，聖意欲遲遲，亦不敢顯諫。大抵依違居多，特不敢如分宜父子懷二心，任上意於二王中擇一耳。及景恭王就藩邸，穆廟登宸極，文貞遂以定策功著稱，至壬午存問一詔，為江陵公視草，特引羽翼先帝為言，而文貞功名寵眷，遂為近世僅見。然《論對》一錄，其子孫何以不秘藏之，致吾輩亦得寓目也。

【五臣】吳中徐天全有貞以閣臣封武功伯，為曹石所構，因其河功告身有纘禹之語，謂為不臣，幾致伏法，賴雷電示警得免，然猶削奪官爵，長流金齒衛。今上己卯，高崑崙啟愚主應天試，以舜亦以命禹為首題，合場喧噪，至江陵敗，言官糾之，謂其用禪受為江陵勸進。上意已動，賴諸大臣力諍得解，然亦盡削宗伯學士之職，焚其三世告身，可見神禹固非臣子所敢當也。頃丁未爰立現任為朱山陰，起故相王太倉為首揆，而進於東阿李晉江、葉福清，俱為東閣，御史康驥漢不揚建白疏有「皇上新得五賢輔，何異舜有五臣」，則不言禹而禹在其中矣。此等非分之譽在尋常文字尚不可，況敢聞之君父耶？賴上寬仁不詰責耳。